

## 〈巡海〉

那時，你是討厭海的。

水浪翻湧，上上下下，第一次出航似是小時候坐上遊樂園的海盜船，腥鹹的風像火車般直直撞過來，夾帶肉眼不可見的細小鹽粒，撲擊你的面，刮過的你膚，日光熾熱，烤得甲板如鐵，而你是板上過熟的一塊肉，被煎出了焦脆的邊，帽沿遮不到的地方，都被曬出了傷，汗水流過，都能感到刺癢。船身游移挺進，卻無所逃於大海之間，茫茫大海，唯一的落腳處，是雙腿下這艘隨時地震的船，震得你顫顫發暈。那時，你的肚腹內似也有一片海洋，款款擺擺，把早上吃下的都翻了上來，在你的胃裡煮一鍋混濁的湯，酸鹹不忌，卻都一逕要湧出你的喉。浪捲上來，熱漫漫的日光，照得海水烘烘然，而你胃裡發酸的浪，也彷彿伸出舌，舔食著食道裡的壁膜，好酸，好痛。

那是你第一次出航，對海的唯一印象，沒想到過去企慕的湛藍，在此都散成一片暈，你看著這面大海，眼神迷茫，聚不得焦。後來，隨著出航次數漸漸多了，才熟悉了一部分的海。隨即是夜晚，你已由地面人員，變成慣例排班巡查的職位，學長駕著海巡的小船，一艘船，白色居多，在夜裡亮起兩盞探照燈，光線不強，引擎運轉隆隆，破開黑夜裡膠葛的海水。但那一次，不同於日常的巡邏，過去慣例出勤，有如衣錦夜行，一身筆挺制服裝備，不望有人看到，最好是無人知曉聞問，繞過一輪，無事回港，省去許多勤務麻煩。

可現在不同了，清晨四點，天還暗著，下了整晚淅淅瀝瀝的雨，數十艘漁船在林芸港口停成兩列，五彩的 LED 燈管，繽紛閃爍，顏色幻變無常，圈住漁船的外圍，一艘艘漁船發光並列，彷彿那就是在船身上流動的血管。血液是彩色的，將船的形狀圍繞勾勒，血管軟組織曝光在外，鋼鐵骨架在內，肉外骨內，與他們日日獵捕的魚類恰好相反。最內在，最絢麗的要閃爍給人看，而剛強堅硬或鏽蝕不堪的骨，都先包覆起來，在日夜交替的清晨，天仍暗著，此刻我們只看光，只看那一艘艘並列逼眼的五彩光船，準備迎來鳳芸宮的媽祖，天上聖母，即將踏地開浪而來。

你在其中，是海巡隊派來由前頭先導的船隻，制度與民俗相調和，人界與神界相連接，當地人士與政府協調，媽祖出航，不必先報關，但須以海巡在海上開路，以確保船隊安全，就這樣，神與人，人與人，被串在了一起。你充作海巡船隻裡的一員，破開海，走向浪，在這樣有如魔幻的場景裡，燈景與微亮的天色對映成一片淋漓流豔，你在此船，而父親在彼船，那一艘艘混雜光暈的漁船裡，彷彿此岸與彼岸，誰渡誰，誰予誰渡，若是互為主體，我們都該是彼此的岸，但現在，我們都只是漂泊的船。

想父親在你年幼時曾是漁工，在浪翻浪湧之間匍匐，那時還沒有「海賊王」這部漫畫，但你知道父親日日出海，海就是他的陸地。那時，你總想像父親上船捕魚的樣貌，走著踏著，有船如車，有海如陸，而父親騰駕於其間，手執三叉魚杖，君父如海王，信手揚起，背景天雷一劈，波濤魚群都得聽令，但這都只是你最早的想像。後來你才在書裡讀到，原來父親所乘之船是俗稱的「蝦拖網」，人在船上，不必手執戟，只需操作絞盤將網具放下，起網，將網攤平分類漁獲，雖然父親在你成年後，抗辯那說是三輪拖網，中輪遇海底岩石會彈起，不同於重機具整體剷平海底的破壞，但你心底總有隱約升起股怪異的卑微感。那來自不曾讀書的父親，也來自你進入高學歷場域後，你拿著知識的鋒刃對其相向。

其實，鋒刃所對準的，不是父親，只是小時候，那個對父親崇拜的自己。

最初，父親推開門回來，順著光進來，家宅的黝暗，都被他推裂了一道縫，縫裡有光，鹹鹹海水伴著光湧了進來。那是氣味，你對父親工作的印象，是由氣味組成的。父親是帶海而來的人，他帶著海回家，鹹味伴著身上一股海腥，粗手粗腳，皮膚被曬得黑了一層，外在好粗糙，他踏進來，你衝跑過去：「阿爸！」，父親一把將你抱起，手好粗，撫過你的臉龐，你的細髮，粗與細，父與子，那都是父親抵禦風雨，為你築成的牆。靠很近，那身氣味很鮮明，汗酸與魚腥攪在一起，混著海鹽煮成一鍋鹹湯。

「有乖乖沒？有聽你阿母的話嗎？學校老師作業寫完沒？」連續的問句逐條拋出，每條句子，卻都似長條狀的冬瓜糖一般甜，鹹鹹甜甜，鹹的是父親海上奔波的日子，是你和母親共同生活的日常，這裡面，有淚與汗，而甜的是，在回家的這個片刻，一瞬間，由鹹轉甜，但你知道，不久後，父親若離開，又將要由甜轉鹹了。

美好的滋味，為何總是比較短？

倒是媽媽坐在客廳沙發上，挑著地瓜葉，身不動，但眼神早已聚到了父親身上，卻又微微一低，似乎只要表現得不那麼在意，真正在意的就不會失去。父親抱著你走入客廳，身後揹一袋大帆布包，放下打開，各種託其他認識漁工去買的新奇玩具，都在裡面，都說健達出奇蛋，三個願望一次滿足，但若能滿足，何需三個願望？父親本身就是，你童年唯一的願望。

帆布包張開，物品取出，有外表是長壽香菸盒，但其實是一個裝電池唱跳的玩具，也有一個光頭娃娃，頭內其實埋藏植物種子，只要你天天澆水，綠草即能代髮長出。「胡亂買！」母親一邊說，一邊撕扯著菜梗。「搭、搭、搭」的聲響一

瞬間變得好鮮明，嘴上這樣說，臉上卻堆滿笑，心裡有願，也就不怨了。於是那時的笑意是一艘小船，母親的笑起的唇是船首揚起的角，不善言辭的父親也笑，是揭起的另一端船尾，你乘在中間，被好生捧起，在人生的大海裡，不至沉沒流離。

但好景不常，這艘笑意的船沒有航行太久，沒走得太遠，父親在一次工作中傷了腿，之後的情勢每況愈下，最終在船老大的協調下，給了父親一筆錢，讓他離開海上工作，轉作他業。自此，船的一角即拗折下沉，而你轉向跑往另一端，卻也只是延緩了下降的速度，最終，也會迎來沒頂的命運。那之後，父親每日都待在家，以酒為伴，腿上的傷在飲了酒後，看起來益發腫脹，深紅，散出來的血管紋路，一條條都似爪，纏上父親受傷的右腿，深怕哪一天，這道傷會將父親全身縛滿，那時，就會失去他。

還記得是國三的時候，晚自習回來，你推開家裡的門，外邊路燈比室內還亮，門後裂開一道縫，黑暗從裏頭湧了出來，一併滲出的，是濃濃的酒味，再推開，你有點怕，心裡知道也許裡面有什麼，但沒關係啊，即使有什麼，那也是家，是家就要走進去，沒有光，你就帶光來，就像父親以前把整片海洋都帶給你那樣。按開壁上的燈，光灑下，父親就睡在沙發上，桌上有喝完了的鋁罐，酒味很重。時間把海偷偷換去，煮成了酒，書包包覆著沉重的課本，一身疲憊，看見父親仰躺，你的眼眶裡，竟也有了海。

那一晚，你默默的哭，沒讓別人知道。

自此之後，高中的你即開始打工，賺錢補貼家用，咬著牙，誓要讓這一切回到原來的軌道，只要你頂替父親的位置，重新把艘小船拗折的那端補回來，只要你不不再是累贅，所有的一切就不會再沉落。但父親的意志卻似乎更頑強，彷彿位置凝定，他就永遠寄居在客廳，在酒裡了，這時你才知道，甜的味覺為什麼比較短，因為太久了，人會膩，會厭倦，從前父親的久離回來，換來生活偶爾的甜，但現在黏附於客廳，卻是令人太膩，如乾硬後附在街道地面上的口香糖，失去了甜味，最是黑硬，難以拔除，最後成為一枚心上的痂。

從那之後，你學得越來越多的知識，身子骨逐漸抽長，羽翼漸豐，時常與父親爭辯衝突，母親則總在一旁使眼色，暗示你不要起衝突。可是你其實心裡恨，卻也不願意離開家鄉，大學畢業後，半工半讀，考上海巡，幸運分配到林園家鄉。於是那片地，那港口，都是你太熟悉的舊日印象，只是你曾經想像的大海，第一次踏上去，不知自己是厭惡大海本身，還是你心底往日的悲苦傷痕。甫上船就暈，吐了整整一路，把腹裡的酸，歲月的鹹，全混雜的吐了個盡，學長一邊笑你：「你這樣看你以後出動怎麼辦？」但後來的出航，就僅僅吐那一次，其餘只剩下越來

越淡薄的不適感。

反而是在你離家後，日日在陸上駐點，海上逡巡，父親似才漸漸醒了過來，似乎這個家，總要有一個人在海上。而此刻，鳳芸宮的船隊就要出發，出發的前幾天，母親告訴你，父親央求以前的船老大，讓他上船一起參與這海上繞境，「我真正是想無啦，不過伊若欲去，就給伊去。」母親說。

清晨四點，從鳳芸宮到港口，短短的路程，放滿了煙火盒，只待媽祖來，那五彩繽紛的焰火就要射向天際。此時，港口已聚集四十多艘的船隻，船上結綵，掛上萬國旗，雷射燈光船頭船尾閃爍，船身更用 LED 燈圍出形狀，內建色彩變換，一艘艘船，排列起來，好似一條長串蟄伏於海上的五彩光龍，而海巡的船領在最前頭，而你其實不知道父親搭的船是哪一艘，光圍起來的船身，看著都好像。

媽祖來了。

行經人世的苦難，鞭炮炸開陸上圍攏的人群，在船上看過去，以媽祖為圓心，周遭散出一圈光暈，大家都看著，天上聖母，穿過人群而來。煙火一路放，鑾轎上船，發動的引擎機具早已等待良久，學長駕船開動，盤據的光龍，隨著隊伍緩緩拉長開來，整批隊伍延綿成一艘更大更長的船。而你的船是首，過這麼多年了，你終於把自己變成船的另一端，撐起來，拉成一個弧度好寬的微笑，而父親在另一端吧，重新回到船，回到海，此刻的他，也是笑著的吧？父子倆，十幾年，終於把一艘船修成一條弧線，你看著遠方海景，細數活動表接下來會經過的據點，晨曦從你的右手邊透出光來，黑夜終要轉至白天，光把你們融成一片，此刻，你在心底好想對父親說：「出發了，這一次，換我帶著你。」